

人间世·长篇小说

人民 利益

关明◎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人间世·长篇小说

人民利益

关明◎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利益 / 关明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08-6167-6

I. ①人…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8342号

人民利益

-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子	001
第 一 章 走马北梁雾满天	003
第 二 章 朔方逸史越千年	013
第 三 章 金秋学子话尊严	021
第 四 章 东山往事忆逝川	029
第 五 章 驱雾除霾寻根源	037
第 六 章 针锋相对气如山	043
第 七 章 雪中送暖润心田	051
第 八 章 高歌上访为哪般	062
第 九 章 新闻仗义讨工钱	071
第 十 章 组织起来力无边	085
第 十 一 章 体验劳动叹时艰	094
第 十 二 章 派遣时难归更难	105
第 十 三 章 山村岁月渺如烟	116
第 十 四 章 工友互助集万涓	128
第 十 五 章 劳模本色穷益坚	135
第 十 六 章 招商引资热空前	145
第 十 七 章 群体风波化微澜	158
第 十 八 章 道义争担敢息肩	166

第 十 九 章	卧底打工进车间	174
第 二 十 章	工会主席谁维权	185
第二十一章	服务职工苦亦甘	194
第二十二章	长思任重夜难眠	200
第二十三章	尘肺殇处血斑斑	209
第二十四章	保卫阵地抗拆迁	215
第二十五章	肝胆宁存一寸丹	223
第二十六章	劳动竞赛久弥鲜	230
第二十七章	矿山黑幕秘不宣	238
第二十八章	生死安危抱恫瘝	246
第二十九章	红色记忆述悲欢	250
第 三 十 章	集体协商拓路宽	255
第三十一章	同舟共济渡难关	261
第三十二章	无辜生命赴黄泉	267
第三十三章	沉舟侧畔过千帆	271
第三十四章	凤凰浴火重涅槃	276
尾 声		278

引 子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工伤保险条例》

“记住，这个开关不能随便碰。按下去就会切断氧气。病人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也没有任何感觉。供氧一断，生命危险。”

医生说完，走出了重症监护室，留下了秦勤一个人。

她听出来了，医生的话一语双关，其实是在暗示她：如果按下那个开关，他会走得没有任何痛苦。

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只能听到呼吸机发出有节奏的“噗噗”之声，和正常的呼吸频率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楚国庆神色安详，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现在，她可以决定丈夫的生死。

秦勤犹豫着，慢慢把手伸向床头那个红色开关。心中默默念道，让他走吧！走了就不再痛苦。医生说，即使抢救过来，他也会永远这个样子，成为植物人。她喃喃地说：“国庆，你放心走吧，在另一个世界等我。老人我会照顾好，孩子我会拉扯大。”

她的手伸到了开关的边上，又猛地缩回来，握成拳头。“不，不行！说好的同生共死，你怎么能先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零点越来越近了。医生说过：“过了零点，他们单位将不再承担医药费，如果继续抢救，请你们考虑费用。”

过了零点，就超过四十八小时了。这四十八小时，对她和他来说，都是一个生死大限。

楚国庆是在上班时，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大面积脑出血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抢救无效去世，可以算作工伤；如果超过四十八小时，将不能享受工伤待遇。工伤与非工伤，在赔偿方面差着好几倍。

“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去世的痛苦与思念的痛苦相比，哪个更痛苦？我们都说，在世的思念之苦，要超过去世之痛。那么，现在我宁愿你先死去，把更痛苦的

思念留给我自己。”想到这里，秦勤又把手伸向了那个开关。

她摸到了那个开关，却没有勇气按下去。

不能让他这样，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这个世界。

她刚才问过医生：“他有说过什么话吗？”

医生说，送来时就基本失去意识了。只听到他含混不清地说过两句：“妈，妈的……”

“我也要骂人，真是他妈、妈的！”那位医生很愤怒地说，“没有见过像他们这样缺德的单位！病人送来时已经没有意识了，老板说一定要全力抢救。我们起初还十分感动，以往多次遇到的，都是老板要求放弃抢救，以为这次终于遇上了一个好老板。谁知道那王八蛋接着说，一定要抢救超过四十八小时，让他活过零点，然后放弃，多一小时也不救。原来，他们打的是工伤赔偿的小算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位愤怒的医生脱口说出，宁愿病人早点离世，也不愿意让他黑心老板的如意算盘得逞。但是，职业的操守让他不能放弃抢救，当医生的，只有抢救的义务而无权决定病人的生死去留。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人走在一条不归路上——结局是一样的，但后果不一样。过了四十八小时的临界点，病人家属将受到更大的损失与伤害。

更让医生为难的是，以现有的医疗技术，在呼吸机的作用下，病人支持过四十八小时并不是件难事，如果需要，还可以挺过更长时间。

他把实情透露给了不明真相的病人家属。他看着秦勤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离开重症监护室后，医生心情也十分矛盾，他知道，自己给病人家属留下了一个两难选择，不知道这样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

时间一分一秒地滑向零点。

秦勤的手，猛地收了回来，再次握成一只拳头。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决不放弃！即使他们单位不再负责医药费，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要让他坚持到最后一刻。哪怕他成了植物人，我也每天为他浇水，当作一棵植物悉心爱护。陪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钟声“嘀”的一声响过，零点到了。

那位医生心情沉重地向重症监护室走来，不管病人还在不在世，他都做了一件错事；但与此同时，不管病人还在不在世，他都做了一件好事。

医生踱步进入病房，看了一眼监护仪器，兴奋地说：“奇迹发生了！病人有自主呼吸了，有救了！”

秦勤听了，喜极而泣，捂着脸哭出声来。

第一章 走马北梁雾满天

本报讯（记者闵直方）昨天，朔方省北梁市总工会举行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呼维民同志为市总工会主席。

——《工人日报》

呼维民推开窗户，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雾霾扑面而来，瞬间就填满了他的办公室，包围了他的全身，侵彻了他的肺叶。他忍不住咳了两声。

窗外大雾，弥漫天地。抬眼望去，楼下的北梁大道路灯全部自动开启，泛着昏黄的光芒，路面上两排汽车雾灯和尾灯组成的光带缓缓移动，慢慢地隐没在前方的大雾之中，似乎驶入仙境。远处的交通信号灯一闪一闪，看着不甚分明，几处楼宇的霓虹招牌若隐若现，显出几分虚化。平时一眼能望到的北梁山，此刻全部隐去了身形，好像被大卫·科波菲尔施了魔术，凭空消失了一样。整个城市看上去朦朦胧胧、阴气森森的，仿佛是《哈利·波特》里伏地魔治下的魔法世界，或者是传统革命电影中表现的敌占区。

如果不看表，你根本不会相信，此刻正是这座北方城市的上午九点。

这场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大雾，几乎让北梁市交通瘫痪，大半个城市的人因此上班迟到。刚才在路上，收音机里还听到有人向交通广播电台抱怨，说雾霾太大，视线不清，不小心闯两个红灯了，恐怕要被罚惨。广播里那个贫嘴饶舌的主持人也不知是安慰他还是揶揄他，说没关系，你看不到红灯，反过来监控也拍不到你的车号。

呼维民觉得，这场大雾来得蹊跷，在他的记忆中，前几年的朔方省也经常有大雾，不过那雾是白色的，像是白云降到地面，也没有什么异味。而这次，却是一种白不白黑不黑的灰色，像是乌云里面掺了浓烟的味道，呼吸起来有些呛人。省气象台昨天就说，这叫“雾霾天气”。提醒人们减少户外运动，PM2.5已经爆表，会影响到人体健康。朔方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向不准，往往是明天的天气后天才知道，这次难得地准了一回。

呼维民此刻的心情也如同这雾霾一样，云里雾里，茫然无绪，一时摸不着方

向。坐在全新的办公室里，望着陌生的陈设，他努力让自己相信：

——我真的是这座城市的总工会主席了。

北梁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就摆在办公桌上。读多了文件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文字长度和内容重要性基本上呈负相关——内容越重要的，文字越短。宣传部的文件十几页才能说清楚文化市场建设的重要性，组织部的文件短短两行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去向：

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呼维民同志任北梁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提名为北梁市总工会主席候选人。请按工会章程规定办理。

旁边放的是一张当天的《工人日报》，在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刊登着火柴盒大的一篇“工会简讯”：

本报讯（记者闵直方）昨天，北梁市总工会举行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呼维民同志为市总工会主席。

.....

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工会的报纸上。尽管他认为这张报纸没什么人看（此前他就从来没有看过），而且登在二版角落里的消息更不会有人注意，但是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全国职工群众都知道了，至少全国近三亿工会会员中，又多了他这么一个角色。

这变化发生在一周之内。他由西州市安监局局长、省委党校优秀毕业生，摇身一变成了北梁市总工会主席，节奏快得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而且这变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呼维民再次意识到，缠绕了自己半辈子的“意外定律”又显灵了。

省委党校毕业前夕，组织部找他谈话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明确表示，将安排他担任北梁市副市长，向社会公示的文件也是这样写的：“呼维民同志，现任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拟提任市（州）副职领导职务。”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私下得知他去向的同学，在聚餐的时候，语气中或明或暗地向他表示过几回祝贺和恭维，他也半推半就地表现了几次客气和感谢。在“服从组织决定，听从

党的安排，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等客套话背后，他私下里已经把北梁的经济发展思路都打了几遍腹稿。

——利用天然草场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养殖业，实现“大发羊财”；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实现煤炭产业链延伸；大力发展稀土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实现“土里淘金”；加快开发煤层气，用洁净能源“气化朔方”；最终打造“羊煤土气”共同发展的格局，促进北梁的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朔方特色的发展之路……“羊煤土气”，他为这个提法自鸣得意了一阵子，在班上的小组讨论中，还获得过几声喝彩。

谁知道，毕业典礼之后，组织部在宣布他们去向的集体谈话之时，却出乎意料地宣布，他的新工作岗位是北梁市总工会主席。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呼维民当时就蒙了，直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

表态发言时，他原先准备好的腹稿一句也用不上了。只好支支吾吾说了几句“服从组织决定，听从党的安排，一定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学习，团结同志，勤奋敬业，做好本职工作，为促进北梁的工会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之类的官场万能套话。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傻乎乎的贾宝玉，鼓乐喧天笙歌动地，谁知盖头一掀，里面钻出的不是林妹妹而是宝姐姐。

娶了林妹妹的另有其人。组织部同时宣布任命：“令行止同志任中共北梁市委委员，提名市政府副市长。请履行法律程序后公布。”

令行止是他的党校同学，时任象城县委书记。在此前的传说中，被安排到朔方省宗教局担任副局长职务。

如今他听到任命文件，仿佛天上真的掉下个林妹妹。令行止脸上露出一种中大奖的表情，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拧成一朵花。他发言的时候，挺了挺身正襟危坐，从皮包里拿出个小本子，一本正经地念起来：“利用天然草场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养殖业，实现‘大发羊财’；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实现煤炭产业链延伸；大力发展稀土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实现‘土里淘金’；加快开发煤层气，用洁净能源‘气化朔方’；最终打造‘羊煤土气’共同发展的格局，促进北梁的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朔方特色的发展之路……”

呼维民心里暗道：这本来全是我的词！

他想起来了，那次小组讨论中他提出这个思路时，令行止就十分关注，下课后还专门找他探讨过一回。看来，这令行止是个有心人，而且显然，恐怕至少从那时

起，他就知道今天的结局了，只有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

散会之后，朔方省委副书记、党校校长高攀峰把呼维民单独留下。

高攀峰隔着办公桌丢了支烟到他面前，说：“我办公室可以抽烟。”

从不抽烟的呼维民，稀里糊涂鬼使神差地接过来，险些把过滤嘴点着，他不想让高攀峰看出自己露怯，就伸着脖子动作幅度很大地抽了一口，呛得险些咳出来。

高攀峰见状，悠闲地把烟放到嘴上又拔出来，指了指茶杯对他说：“喝茶，喝茶吧，不必勉强了。一看你就是生手。会抽烟的烟找嘴，不会抽的嘴找烟。知道你有想法，说吧！”

呼维民想了想，又比画了一下，觉得高攀峰总结得确实生动形象，他想笑一笑，却猛地咳了两声，弄得看起来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听组织的。”——这是他的口头禅。

高攀峰说：“你想说的，不是这个。”

呼维民掐灭了烟说：“我想知道举报信的内容。”

高攀峰说：“谁说有人举报你了？”

呼维民说：“那么，我能不能知道纪检委的调查结果？”

高攀峰说：“谁说纪委查过你？不负责任地猜测，要不得。”

呼维民说：“如果两者都没有，那么我该听高书记您说了。”

高攀峰说：“我这茶味道怎么样？正宗的金骏眉。”

呼维民想起来，就在一周之前，高攀峰找他谈话时，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同样声称是正宗的金骏眉，和这次的味道完全不同。看来高攀峰这里有各种味道的金骏眉。

想到这里，他说：“很好，一股茶味。”

高攀峰说：“看来，你对茶也完全不懂。”

呼维民笑笑说：“品茶，是专门有茶道的，我悟道不深，修行不够。”

高攀峰说：“喝茶，就是两个动作，拿起和放下。你这么一直拿在手里，会很沉重的。”

呼维民赶忙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

高攀峰说：“茶，不过两种状态，沉和浮。人生有时候也这么简单，‘茶’字怎么写的？就是人在草木间。对一些事物不妨看轻一些，看淡一些。沉时坦然，浮时淡然。”

呼维民若有所思。高攀峰说：“好吧，下面进入正题。第一，希望你能理解组织决定。”

呼维民说：“这不是理解的问题，而是执行问题。我是党员，请相信我的觉悟和执行力。”

高攀峰说：“第二，有些时候，情况是会有变化的。比如说这次的干部调整过程中，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甚至有些情况，我们也没有料到。省委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不可能十全十美，面面俱到。有得，就会有失，希望你能正确看待和处理得与失、苦与乐、进步快与慢的关系。”

呼维民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高攀峰说：“看来你还是有情绪。第三，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有些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毛主席说过，工会是向党和政府输送干部的蓄水池。你是我欣赏的学员，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不妨向你透个风，组织对你的安排也是有考虑的，北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光昭，明年就到龄退休了。现在，全国总工会正在大力推动各级工会主席进当地领导班子。”

呼维民心想，就是因为情况发展变化，我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上次也是你向我透露的副市长，如今变成了令行止。已经公示的意见都能改变，口头的许诺哪里靠得住。谁都知道，干部问题最终都要以“开发票”——签发任命文件为准。一年以后余光昭固然会退休，但自己的年龄也接近“踩线”，这许诺不过是安慰剂罢了。

想到这里，呼维民说：“坦率讲，我有点不踏实。不是对组织决定不满，而是我此前一直从事安全监督工作，和工会打的交道，仅限于一起处理安全事故，具体业务没有一点经验。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还不完全了解工会到底是做什么的，有哪些职能，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和能力当这个工会主席。当然，我会努力学习，但是我也真担心自己合不合格，耽误工作事小，影响事业事大。”

高攀峰说：“工会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当一名工会主席，政治合格就是最大的资格。组织上这么安排，我们也考虑过你的实际情况。现在，北梁市和全国一样，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期、社会转型的磨合期、劳动矛盾的多发期‘四期’叠加的状态，劳动关系领域问题较多。考虑到你年轻时在北梁当知青插过队，又有过北梁市企业的工作经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后来长期从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来看，你是合适的人选。”

呼维民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情况的掌握，很可能比他自己还清楚。

呼维民的脑子里如同录像机倒带般快速回放了这一星期以来的离奇经历，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呼维民跨过知天命的门槛才悟到，他自己的人生基本上由意外构成。如果有算命先生给他批八字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阴错阳差，事与愿违。”换句话说，前半生的经历证明，不管他想做什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和他的愿望南辕北辙。

他怀疑，如果命运女神真的存在的话，那女神一定长得像自家老婆。也如同这婆娘一样，自打认识他的那天起，就存心和他作对，一切都和他拧着来。

从上学说起吧，在他还是中学生的時候，一心想上北京大学，信心百倍地学习文化，备战高考的时候，一场冠以“文化”的运动突如其来，大学停止了招生。他在城里闹过几番“串联”、“辩论”之后，被打发到塞北地区农村插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锻炼红心。几年内，同来的知青陆续各使手段调回了城里，他却由于家庭问题回城无望。等他索性铁了心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维修地球，却由于一次特殊的事件，公社特批了他一个招工名额，让他进入北梁东山机械厂当了工人。

在厂里，由于工作出色，厂领导准备以工代干，提拔他到厂工会搞宣传，广播里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喜出望外，马上跑到招生办报了名，经过一番艰苦复习，连滚带爬上了考场，过后却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他原以为这么多年，肚子里的知识大半已经还给了老师，所以也就不抱希望，准备到厂工会上班。谁知在去报到的当天，华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期而至——大约是别人还给老师的更多更彻底，他才得以被补录中榜。只不过他报的北大物理系变成了华北大学机械系。

大学毕业时，他受到教授青睐，已经做好留校任教的准备，不想一纸派遣书把他分配到了朔方省西州市畜牧农机局。他想报考研究生，却被单位领导卡住他这个“人才”不让报名。由于专业不对口，他还向新闻单位写信反映过意见。和他一起在办公室打杂的高攀峰，被一个记者采访之后写了篇报道，引起上面重视，很快调到科技局，后来一路高升。那位名叫常理的记者，本来是接到他的信以后到西州找他采访的，偏巧那天他替高攀峰下乡，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基本决定了他半生的命运——如今高攀峰贵为省委副书记，他却一直原地踏步，连个副市长也没有混上。

意外远不止于此。拿这次上党校来说吧，其实2008年他就曾被选派到党校学习，前去报到的路上听到地震的消息，市里一个电话，他连家都没回就带着矿山救

护队直接去了汶川。

再往前说，甚至他的出生也算个意外。那时医疗检验手段落后，他母亲生他时是从教研室直接送到医院的，生出一个以后，医生发现还有一个。他父母家庭计划里本来没有他，事先都给儿子起好了名字，叫呼为民，没想到这下多出一个儿子来，名字不够用了。他老爹呼延安干脆把那名字一分为二，老大叫呼威民，老二叫呼维民。后来呼家老爹这招用得顺手，从此就确定了后代的命名规律，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叫作呼伟民和呼卫民。一个发音四个声调，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呼维民夫人笑称他们家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齐全，也幸好他们家再没有生出来老五。

多年来呼维民不是没有努力过、挣扎过、奋斗过，但事实无情地证明，他越努力，结果就离他的目标越远。工作以后，他还有过几次调回北京的机会，都是事到临头阴错阳差地发生变故。多年来，他一直想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时间里是命运扼着他的咽喉。以至于越到后来，他越疑神疑鬼，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不敢相信。当初组织部找他谈话，安排他工作去向的时候，他就泛起过一丝游移——这回是真的吗？

果然，他怕得有理。

老婆大人的一幅书法作品，现在就挂在呼维民办公室的墙上，内容是李煜的《浣溪沙》，不知道这婆娘是感叹自家遇人不淑，还是断言她老公命运多舛：

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谩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

前些天，呼维民打电话向夫人报告工作变动，夫人说既然组织这么对你，你索性辞职吧，反正也没几年就该退休了。回北京来，哪怕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打打杂，过几年清闲日子直接享受夕阳红，这些年一直在外面飘荡，分了半辈子咱们家也该团聚了。

呼维民说：“组织都定了，不好反对吧，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再说了，你从副市长夫人变成了市总工会主席夫人，岂不更好听？”

呼夫人当时就挖苦他：“算了吧，我可不在乎那个称呼。”

呼维民说：“再过两三年，我老人家也就该退二线了。到时候无官一身轻，衣锦还乡，重新创业。我已经看好一套三轴联动多功能轻型机床，退休就买，车铣刨

磨啥都齐全，以后，家里没有什么家具，我都给咱亲手打造出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我可是个优秀车工。”

呼夫人不听则已，一听更生气了，怒道：“呼维民，你要是想拆房子就直接说！这辈子你的话向来是只有前半句没有后半句，当年你说自己特别能吃苦，只实现了前四个字——特别能吃！所以现在才‘衣紧还乡，一览众衫小’。现在你还好意思讲什么机床，恐怕将来也只能实现前面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具’——你准会把这家给拆了，实现你的机械专业梦！对了，当年你还说娶了我，给我幸福，现在前半句倒是做到了，说好的幸福在哪里？”

一番抢白，把呼维民说得十分郁闷。他小心地说：“别生气，别生气，如果前半生一事无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后半生慢慢也就习惯了……”

办公室的门外轻轻地敲了两声，呼维民正襟危坐，说声“请进”，就在他说话的时候，门已被推开了。呼维民皱起眉头，脸上拂过一丝不悦。这根本就是强行闯入的架势，敲门不过是给他个面子，北梁工会这是什么风俗。

进来的是北梁市总工会副主席齐北梁，呼维民招呼他坐下。齐北梁是他在这里唯一的熟人，他们至少认识三十年了。当年呼维民在东山机械厂当工人，齐北梁是东山中学的学生，曾经到他的车间里学工。

齐北梁意识到自己这么闯进来有些不妥，笑了笑对呼维民说：

“前任领导何主席的办公室就不关门，他说，工会的大门应该永远向职工敞开。”

呼维民招呼他坐下，给他泡茶，笑着说：“你就别打何主席的旗号了，当年在东山机械厂，你进我们的单身宿舍也不敲门。”

齐北梁伸手对呼维民说：“有烟吗？”

呼维民说：“我不抽烟，但也不反对你抽。”

齐北梁放下杯子对呼维民说：“我听得懂，不反对，就是不赞成的意思。好了，我不在你这里抽就是。”

呼维民指了指茶杯对齐北梁说：“尝尝我这茶味道怎么样？正宗的金骏眉。”

齐北梁喝了一口说：“没劲。给我来杯白开水。”

呼维民说：“喝茶，就是两个动作，拿起和放下。你这么一着拿在手里，会很沉重的。茶，不过两种状态，沉和浮。人生有时候也这么简单，‘茶’字怎么写的？就是人在草木间。对一些事物不妨看轻一些，看淡一些。沉时坦然，浮时淡

然。”他想起来，自己说的竟然全是高攀峰的话。我的话让令行止说了，我又去说高攀峰的话。这一周以来，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拿错讲稿的事了。

齐北梁自己到饮水机上接了杯水，喝了一大口，说：“你就别和我绕弯子了。呼主席，咱们熟人不说瞎话，我欢迎你到工会来工作，但是他们这么安排你，太不像话了！”

呼维民说：“你这话，到底是欢迎我来呢，还是不想让我来？”

齐北梁说：“欢迎你来北梁，但不想你来工会。听说本来是要安排你当副市长的。”

呼维民听说，这次工会老主席何清贤退休，本来齐北梁有希望接任主席，组织考察谈话程序都走过了，却被他意外插队。所以齐北梁此时这话，也算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呼维民想，自己对这一安排不满意，同时还有更不满意的，其中区别不过是，一个看不上这个位子，另一个得不到这个位子。可见人的运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想到这里，呼维民说：“这事组织自有安排，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呼维民不经意间，也把心里的情绪流露了出来。言下之意，这地方也不是我想来的。

齐北梁说：“我还听说，令行止本来是安排到宗教局去的。不知道通过哪个大师活佛，才挤过来插队把你抢了。”

呼维民也隐约听过这说法，现在从齐北梁嘴里说出来，他觉得心情有些复杂，岔开话头说：“都是党的革命工作，咱还是说说工会的事吧。我还啥也不懂呢，你一直在这里工作，人头熟、经验多，以后多指点我。”

齐北梁说：“工会工作嘛，简单。工作内容不过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带头鼓掌。反正，你到这里是大材小用了。”

齐北梁说着转身拿起茶杯，又给自己倒了杯水，站到呼维民的桌子旁边，有几分神秘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工会有句行话，叫‘出生入死’？”

呼维民摇了摇头，说：“吹拉弹唱还搞得这么危险？新中国成立前还差不多吧。”

齐北梁也摇了摇头说：“你理解错了，说的就是现在的工会、工会的现在。这话意思是，出了工会的门就活了，还会活得挺好，只要进了工会的门，就基本上‘死’定了。”

呼维民说：“什么意思？”

齐北梁说：“意思就是工会的干部流动慢，基本上都是干一辈子。你看看我就是现成的例子，二十多岁进工会，一直没有挪窝，将来肯定会在这里退休。”

呼维民听了他对工会的断语之后心想，自己命运在有些方面终于可以确定了：一是肯定会一直活到死；二是不出意外的话，死前会在北梁工会退休。

他想起媳妇给他写的那词——“天教心愿与身违”，心中泛起一种宿命感。

他对齐北梁说：“死在哪里不是个死？反正退休以后，都一个样。”

齐北梁也说：“不扯了，咱谈工作吧。我找你，主要是想说说‘金秋助学’的事，这是咱工会的品牌工程。”

呼维民指了指窗外黑沉沉的雾霾：

“这也叫金秋？”